

第一部：乙酉年春正月

（一）娘媽宮前爭何事

澎湖廳東西澳

媽宮社·娘媽宮前

「賭錢贏啲少少好巴閉，好巴閉咩？要咁認叻？」

「哎唷喂呀…我、我沒這麼講，唉唷！」

「阿海唔好再講了，佢擺走左我嘅錢，就係要打死佢！」

「哪裏來的流氓兵仔，娘媽宮前還如此膽敢如此放肆？」陳家發連堂的二媳婦**洪惜娘**腳步甫跨出廟門，便看見一名衣衫襤褸灰衫的漢子青天白下被兩名的廣東兵勇捶打，那洪惜娘素來是不讓鬚眉、愛好打抱不平，當下便忍不住出言吆喝。

「妳個邊度嚟嘅死女包，敢咁樣對妳阿爹講嘢？」

「我同阿海羅湖鬼見愁啦！唔好話喺廟前打人，妳阿爹連廟都敢燒啦！」

洪惜娘原本還要反唇相譏，身後先傳來一陣雄厚的嗓音，硬是先聲奪人：「又是你們兩個十九爛的兵仔？李將軍等會就要來咱們『重發商號』飲茶，你們還敢在這打架鬧事？不成體統！」

「發連陳二嫂，妳沒事不要惹這些廣東兵，這些腳色，成天食飽閒閒，只會打架生事，還口出穢言，沒得還髒了自己的耳。」帶頭的正是**顏彭年**，他雖一臉稚氣，身長卻不大相襯地頗為高大，顏彭年帶著一票長工從海崎頂穿過，威風凜凜地踱步來到廟埕，下腳手人手持棍棒連袂差點要一擁而上，兩名廣東班兵嘴上嚷著不知道叫囂什麼話，表情雖然仍是兇惡，但眼見七、八個人圍了過來，氣勢登時矮下來。

洪惜娘轉眼將語調拉長，高聲道：「重發商號三頭家發話，各位若不想被果毅營的教訓，就儘管來啊！」

「陳二嫂，媽宮這裏的兵仔仗著有通判靠實在囂張，妳少講幾句。」癱軟地上的消瘦漢子猛地呻吟一聲，勸告起洪惜娘。

「你當你陳二嫂第一日嫁來這？隘門澳那邊的兵仔也是這副德行，哪裏都是同款，你陳二嫂可不是被嚇大的…」洪惜娘款裙下階，笑著打量起那灰衫漢

子，問道：「雖然你剛叫我陳二嫂，好像認識我，但我好像沒聽你的聲音，你是誰啊？住這的人嗎？」

「我…哈哈…」那灰衫漢子似乎很吃力的抬起臉，露出一張鼻青臉腫的面孔，洪惜娘正覺得面生，也不奇怪，她嫁來媽宮也不過是三、四個月的光景，光家裏、藥房的規矩都還沒學熟，在附近走動的時間也不算多，只是沒想到這灰袍漢子臉一抬，洪惜娘才不過交談幾句，眼角注意到顏彭年一群人的臉色變得極為嚴肅難看，卻不知又是何故？

「哼！」顏彭年神色不善，悶哼一聲，兩名廣東兵登時縮了兩步。

「重發商號咁又點咯，你睇…」那名「阿海」原本還想吆喝幾聲替自己壯壯膽，另外一名廣東兵給拉住手腕、皺眉叮囑幾句，阿海只好「呸」地一聲，口水吐到那病漢衣襟，腳不沾地地溜走了。

洪惜娘見兩名廣東兵走遠，燦臉一笑，讚道：「這些兵仔莫名其妙，三頭家，好在有你出現在這，不然我看那傢伙可要被那兩個混帳廣東仔給打死了。」顏彭年卻沒有回應洪惜娘，逕自轉身離開廟埕。

洪錫娘愣在原地，她素來急公好義，古道熱腸，吶喊道：「三、三頭家，你怎麼可以這樣？人還倒在那，你救人就一半而已嗎？」

「這人我連救都懶得救，早知道就不要多管閒事，讓他被打死算了。」顏彭年語調冷峻地回應，跟在他身後的七、八名顏家家丁無不訕笑，各自露出一臉嫌惡的神情，更令洪惜娘一頭霧水，忍不住拉著喉嚨喊：「喂！你真走啦？」

顏彭年搔了搔腦袋，百般無奈地停下腳步，說時遲那時快，廟埕中無端多出一位頂戴花色頭巾的豐腴婦女站在灰衫和一名衣冠整齊潔淨的青年男子圍在灰袍漢子兩側。洪惜娘還沒來得及看清兩人，已聽見那名婦女扯著嗓子，以尖銳的口吻斥責著倒在地上的灰袍漢子：「趙遜蘭！你這沒有用的傢伙，欠誰人情不好？偏偏欠顏家的？白癡！」

始終一臉鎮定嚴肅的顏彭年忽然神色慌張起來，他草草併退左右：「你們都先回去。」風風火火穿過洪惜娘，氣急敗壞地走向打扮素雅的男子，大聲道：「日頭這麼大出來幹嘛？可別告訴我你是為了這個八婆啊…二哥？」

二哥？洪惜娘遽然一怔，她嫁來媽宮街陳家發連堂，跟「重發商號」打交道也有些時日，雖然早知曉「重發商號」的顏家三兄弟，一向都是老大顏豐年主事，老三顏彭年跑堂，那顏家老二顏延年別說見過他一面，連聽到關於他任

何動靜都難，這回竟然事先毫無徵兆地出現在洪惜娘眼前，洪惜娘忍不住打起十二分精神，細細端詳起那神秘兮兮的顏二頭家——相對於顏彭年，他劍眉薄唇，臉色略顯蒼白，看上去不算有精神的樣子，依然稱得上眉清目秀，尤其是那鼻子，高聳挺拔厚實，果然只此顏家出品，別無分號。相反的，趙遜蘭的鼻子固然也很挺，但是鼻翼兩側缺肉不說，生在他臉上就是一副猥瑣像。

眼見顏家兄弟拉扯了半天，洪惜娘正琢磨著是否要說幾句緩頰的話，沒想到站在顏延年身側的花巾婦女再度撕牙裂嘴地叫起來：「顏彭年，你二哥叫你滾你沒聽到嗎？那你老母生耳給你是幹什麼的？」洪惜娘蹙起眉頭，顏彭年已怒不可遏地大吼：「翁牽娘！」

洪惜娘一凜，直呼其名，看來這顏彭年真是非常惱怒，沒想到顏彭年這番言語，卻惹來另一聲更嚴厲的喝斥：「彭年，你給我滾開！」竟然是出自氣質儒雅的顏延年之口。

「二哥啊，你不要執迷不誤了好不好？這女人…」

「閉嘴，若是你還把我當作是你二哥，就給我閃開！」

「好，你是二哥，愛怎樣都隨便你！喂，你們這些夭壽鬼，躲在那還看、還看？還看？看我怎麼教訓你們規矩！好膽都別走！」顏彭年滿臉不忿，對躲在遠處偷窺的下腳手人吆喝說著便揚著手臂朝海崎頂狂奔，洪惜娘見狀趕緊騰出空間，不然差點就要被高個的顏彭年給撞個正著。

「牽娘…這個…妳…」顏延年聲音太小，片片段段地讓洪惜娘聽不清晰，忍不住往前蹣了一步，以便窺見顏延年到底從懷中探出什麼拿給翁牽娘。

「拿來！」翁牽娘口氣凶惡，態度毫不委婉地從顏延年手中搶下一件青綠的物件。

「好像是一塊玉珮？」洪惜娘自顧自低喃，眼見這翁牽娘雙目始終懷有嫌惡的敵意，但顏延年卻一舉一動都顯得十分溫和，洪惜娘又搞不懂了，這二人到底是有什麼恩怨情仇，翁牽娘何必如此疾言厲色？

「妳不用檢查，它是好的…我討回來時，一直有注意…」

「少囉嗦，這麼好的物件…防人之心不可無呀！」翁牽娘一邊掂量玉珮，嘴上不忘念念有詞，聽那趙遜蘭還兀自哀號屁股痛云云，翁牽娘又催罵道：

「你祖孃可沒耐心，到底要躺多久？」

趙遜蘭才皺著一張扭曲的臉緩緩伏地爬起，翁牽娘又斥了一句：「快起來，走啦！再去賭就剝下你的手丟到井裏，你信不信？」說著還揚起右手手

臂，作勢要揮落。

「知道啦…」趙遜蘭苦笑回應，翁牽娘也不顧趙遜蘭滿身泥濘，逕自伸手將玉珮塞到趙遜蘭滿是塵土的衣衫裏，還不忘表情凶狠地捏了趙遜蘭一記臉頰，趙遜蘭又是一陣慘叫，翁牽娘絲毫不肯放鬆，當真就這樣掐著趙遜蘭一路走回去，口中還不忘唸唸有詞：「你最好給你祖嬪聽清楚…改天你手真的被人家砍斷，我才不會養你咧！」

娘媽宮廟埕南鄰海濱，颼颼的信風拂過海水鹹味，顏延年目送翁牽娘與趙遜蘭愈行愈遠，佇足在綠樹成蔭榕樹下的顏延年長身玉立，此情此景，給人無限落寞的寂寥感。

洪惜娘莫名不忍，正欲上前寬慰顏延年幾句，顏延年聽到動靜聲起，側顏微微一轉、洪惜娘竟不慎驚呼出聲：「哇啊—」

洪惜娘與顏延年四目相對，洪惜娘這才知道那顏延年右頰有一好大片青色的床母印記，延伸到耳畔、脖項之間，右半臉竟是非常醜怪。

「啊！歹勢啦歹勢啦…我不是故意，你不要這樣啦…」洪惜娘自覺失態，趕忙大聲分辯幾句。顏延年猶若不聞，露出十分受傷的表情，只見他侷促垂下腦袋，快步遁行，逃離現場。